溧水縣志卷十二

藝文上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雖一藝其所以涵養本原而馴致其機者豈無道歟溧水自蔡邕避地謝朓來遊青蓮東野掞藻摛華固已風流沾被哲匠代生彬彬乎家絃誦戶鼓歌矣第流連雲物未可兼收唯以地與時人與事相求而已縷聲繪色無闕本邑者雖華不採志藝文

重建大成殿記

明 黃宗載

唐武德初元肇建于州治之東國初辛丑知州鄧鑑重建後改爲縣知縣高謙甫繼之學基在興賢坊一百六十步自泮橋至學門東南北三面舊城環繞西臨泮池大成殿高四丈八尺深六丈廣七丈有奇聖及四配皆塑像兩廡各五間從祀諸賢皆牌位戟門三間櫺星門三座神厨宰牲房各三間在大成殿之東南明倫堂三間在大成殿之後臥碑一座在明倫堂上東偏進德修業二齋各三間在明倫堂之左右饌堂一間公厨三間在明倫堂之西北祭祀有殿講肄有堂居止有舍庖湢廩庫各有其次故士由學校出而顯庸於世者充焉良不可殫舉歲遷月改斯至傾頹正統四年山陰王侯來令於兹乃顧瞻嘆曰殿者神之所棲戟門者殿之外蔽官民瞻仰在是師生依歸在是今若此作新其可後乎乃諗於縣丞韋忠主簿楊禧賢等志合謀同卽日鳩工購材殫慮獻智仍命教諭張彥良訓導吳復董其事侯乃朝斯夕斯督視弗怠邑之好事者見侯之用心咸助財力奔趨恐後自宣德五年三月至正統六年四月殿成戟門成蹕然巍然加以繪畫之華丹漆之飾侖奐

一新繚以墻垣尊嚴閟佾允爲一邑之偉觀神有所棲人有所仰建學立師不負于國家化民成俗之道皆侯力也而彦良輩亦皆與有勞焉既成僉謂宜鑱石以傳屬余記之余謂學校之興替在令之賢否也侯體聖朝建學之心爲心作而新之矣其聖人明體適用之學舍五經其何以哉若夫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具于易帝王大經大法載于書詩有邪正美刺繫焉春秋有善惡而褒貶寓焉經禮之體曲禮之用本末兼備見于禮之教焉師明此道以傳弟子體此道而受必使得于心守於身用於世大而冠冕百辟小而期會簿書皆足以增一邑學校之光則侯今日之用心亦無負矣是爲記

重修儒學記

明　吳節

溧水爲邑近隸應天府舊有儒學在邑治通濟橋之東南元末燬於兵爨國朝隆興建學立師以育賢俊草創殿廡戟門於興賢坊內者邑令高謙甫也而制度未備焉重營禮殿塑聖賢儀像于中者陳成王懌二令也而學舍未增焉於殿廡之西闢地爲池中建明倫堂外立儀門旁設兩齋後爲公廨者歐陽鳳爲令之日也而創

作猶未至于堅固焉豈地靈尚有所待也景泰甲戌應
天府丞泰和陳公宜始蒞郡事所至以興學爲務每進
謁先聖顧瞻棟宇歲久爲風雨所侵朽腐者多遂捐俸
與好事者成之蠲日市木鳩工啟土蠹者易之以新狹
者更之以宏訛者攴之以采又輿石爲柱作櫺星門三
間極其壯觀復建儀門於明倫堂之東南立祟儒坊于
前遷橋于中護以墻垣加以石甃期年而治中沈公孟
範府判蘭公景清暨新令蕭貫之來邑益加經營於是
學宮齋舍秩然有序廟貌丹青煥乎莫比江東淮南之
儒學以溧水爲之最矣工成邑令屬相與謀不敢泯府
丞公之績命敎諭楊澄訓導周珣陳載宏以書求識歲
月于石節聞治道本乎賢才賢才由乎學校而學校之
興又在爲政得人耳今溧水邑學興于前者雖有其人
然其制未備而朽者已續今府丞公一至其地鼓舞作
興而人皆趨事赴工不期歲而大功已成豈非千載奇
遇歟將見茲邑山川啟靈人才彙興出而建功立業爲
時名臣以昭邑望于無窮庶幾有光於學而府丞諸公
暨令佐作興之盛心爲無負也

重修儒學記

成化四年秋溧水縣學成談生張生來曰學舊在邑治通濟橋東南元社屋燬矣我國肇基邑令高謙甫寵興賢坊土遷之餘數十年葺屢壞今韓先生主教事顧其貳奮曰是吾職也以告司民吾不忍爲聖人之道累吾赤子也廼禮致其閭右飲之酒義以倡之閭右大勸家出貲以從無後者已而天子之命吏若衆吏凡吏于土者若都御史劉公孜御史嚴公泮王公塤府尹王公弼畢公亨府丞冉公哲治中葉公泰通判林公春縣丞王臣主簿潘珍益與左右其先後先生廼鳩匠庀事理大成殿鮮之飾孔子至子夏十四人像改其龕餘六十子爲廡旁列之數十大儒叙其下位置其祭器祠文昌于西廡南循廡抵殿右閣客土建明倫堂兩垂設齋廊行齋南榮外伉儀門鎮匠石爲鼓土汙池舍之以居徒于堂西歸侵地於民垣爲圃以習射圃在泮之南爲通衢興賢科第二坊立衢左右湢庖庫廐漆丹黝堊各以叙完邑之士咸曰永吾黨之義以無忘二三君之功非子不可予毋辭夫天下事有大而無難得人倡之而已矣

禮義人心同然未有倡而不和者事無大于治天下禮義治所自出學校又禮義所自出建學以明禮義固治天下大事也以癯然儒者任天下大事一倡而上下和者如響費者忘其財勞者忘其力出謀于左右者忘其功吾是以知天下治無難也得人倡之而已矣商之興也伊尹倡之而天下從之周之興也周公倡之而天下從之秦之興也李斯倡之而天下不從之而亡之者民之心豈易於商周而獨難於秦哉倡之非其人不以其道而已矣禮義在人心固不泯也善治天下者先善其倡之而已公卿百執事所以佐天子以倡天下者也得其人則治且安不得其人則亂且危士之學於今日者固異日公卿百執事也師之倡於今日之士之學者固異日公卿百執事之倡也倡之道無他明禮義以正其心修其身以爲天下國家安且治之具也非徒倡之以免其學校尸以僥利達而已也師職之盡固在此而不徒在彼也二生歸碑吾言以俟談生名宣張生名儒韓先生名和其二陳先生名睿名安若其助費者之姓名與用費之多寡用功之年月日皆不書書於碑陰

重修儒學記

王畿五百里而溧水縣在百里內蓋近邇王室也縣之學舊匝民廬而地隘前帶溪水而道阻不通右汚汙池而靈氣以泄且潔牲之堂近以褻講學之房雜以諠習射之圃逼以妨教諭林君挺病焉以爲不改圖之其責曷逭乃申提學御史戴君珊乃告提調府丞白君昂白君達觀亟爲之圖付治農主簿李鑑者董其事時縣尹王君弼至未遑他務以是爲已任而簿協力爲之與民購廬墓以廓高明正大之區跨水爲泮橋以通人所共由之道窒池以上石以蓄山川鬱葱之靈遷置新堂學宮之西于焉潔牲而上丁明薦之必格分建號房齋舍之後於焉靜學而精義妙道之可尋改作射圃泮橋之南於焉觀德而揖升下飲之攸宜功既訖遭洚水之害又從而塗墜之修飾之氣象有增而藻繪愈煥矣經始于成化丙申孟冬訖工於成化戊戌仲秋工作木石之費蓋措于官而助以義民於小民毫髮無斂也副教邱君野以爲是役不可無文以記乃遣徒章華請于予竊惟朝廷資治于賢才賢才作養于學校白君以提調之

責自任惓惓以興學爲心而以其事付諸王君同任其責而一其心因簿之始有而圖成厥終皆能體朝廷養賢圖治之意而急先務矣自是林君邱君勤于教諸生力於學士習一變文運轉亨其爲益豈淺鮮哉是爲記

重修儒學橋路記

明　潘埜

溧水隋設縣也初屬蔣州歷唐至五季至宋所屬揚宣昇金陵等州府不一皆爲縣也有元始陞爲州我大明改爲縣屬應天府焉或謂溧水在唐爲州者誤也唐溧水令白公有德及民歿而奏于朝移縣治於舊治西若干步即舊治而廟共祀之今城隍廟是已學校建于唐武德初去舊治東三十步宋熙寧二年知縣關起始遷於通濟橋東南後臨秦淮水今學基是已自隋有城包繞學東南北三面其路向西行國初以畿內地拆去城而隍濠斜梗學前東南二面矣成化戊子教諭韓和復民侵官地改其路自學門右向南循斜隍濠陰而行成化戊戌府丞白公昂又改其路自櫺星門左向南循斜隍濠陽而行舉無謀及平隍填濠者以工費浩大卒不易辦也宏治改元德興張公熊以進士來知縣事始命

工掘隍填濠開午來河以納其流買阻前民屋基若干畝工興未就以憂去宏治二年府丞寶應冀公綺聞斯工未就慨然自任還足民其基價雇工平隍濠爲大路東西橫五十餘丈南北直二百餘步又買甎石鋪砌中街六十餘丈而助甎石之價者治中彭公鎬也署縣江浦知縣泰和蕭公肓又能以引價雇工搬石鋪砌焉宏治辛亥進士嘉祥曹公玉令茲邑見學前地一經暴雨連綿水卽瀰漫其流自東廬山泛而平田民居學舍常罹浸淫之害又見泮池雖設無石甃橋梁每遭水衝崩塌殊與街路不稱于是募工築隄以遏東流石甃泮池迴五十餘丈高丈餘中架石橋三洞長計七丈五尺廣一丈六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泮池東西角復架小石橋各一洞皆有扶欄栽蓮于泮池中植松柏于中街兩傍又跨中街立三大坊牌經始于辛亥之秋迄工於癸丑之夏斯舉也豈特一時觀美已哉將以遺悠久不可以不記故次第其始末凡有功是舉者備書而不殺紀其實而不沒其善也後之君子或有覩其跡思其人讀其碑而感發興起焉則豈無壞者葺之傾者

扶之而侵者復之之人乎此所以碑之者意也先是本學四十年無登科甲者是歲始有范祺登第爲之兆云

重修儒學記

明　曾憲

溧水縣學宋元間在邑治通濟橋東南國朝龍興邑令高謙甫始遷於茲閱數十年葺屢壞成化戊子教諭韓和禮致閻右家出貲以應乃作明倫堂兩齋門廊規模奐然就緒歷久而弊且頹前此宰邑者鮮克加意蓋當道諸公無一言以倡之故耳宏治戊午巡撫都御史安成彭公奉命始至悯悯以興學爲首務而提督學校御史四明方公正欲恢紹前緒然尚未得人以寄之於時庚申邑令胡君來官慷慨自任遂以狀白二公檄下遂鳩工庀事籌地市材理兩廡而鮮之遷櫺星門以宏其制循西爲儒學門並焉左右兩旁治甎墻以衛計長四十餘丈高丈有奇門內外甃衢以便出入經營覆飾各以叙完敦事者咸踊躍效勞無敢後又學墻四周歲久爲風雨削頹且甚門西南舊無域居民頗相雜君以政劇付典史臨海王君采委心悉力不憚勞苦築覆堅完動如君指畫自是學宮深邃迥然與市井相懸絶凡在

作養者皆得避煩囂以精其業焉溧庠素乏人材君與學明年辛酉丁生沂黃生志達同領鄉薦又明年壬戌沂登進士說者以爲作興所致溧俗素不願遣子弟入學今輸名求入者屢矣得非君鼓動者哉昔鄴侯李君繁刺史處州至官輒修孔子廟又改先賢像圖大儒數十人於壁韓愈氏爲碑記之至今處人傳誦君固溧人所不能忘者顧憲何敢望韓哉雖然諸生之請不可辭也姑識以俟君名玥字朝重湖廣襄陽人

重修儒學記

明　歐陽旦

溧水爲畿內地金陵定鼎之二年首建學校歷年既久興廢不常文廟兩廡以及明倫堂漸以退廢櫺星門步青雲坊東西齋號鞠爲荒墟正德八年餘干陳君以名進士宰是邑政令有條治用寬裕顧瞻咨嗟大懼無以稱上德意乃具其事請于巡按監察御史吳公公經營籌度集材鳩工先修櫺星門青雲坊視舊益高壯措工方殿適吳公按臨三日謁廟遍視工料深用嘆賞乃以其所積贓罰助其費以洙泗源流四字易步青雲坊扁乃督修益勤廟堂兩廡以及東西齋號饌堂次第修舉

巍巍炳炳聳爲巨瞻復以其餘力修砌垣墻街道具有程度未及一期事克就緒財力有制一出于公民不與焉博士弟子員具其顛末請記于石予惟聖人修道立教必由學而國而天下我太祖高皇帝除舊布新譬之鼓雷霆而開聾聵挽江漢而洗瘡痍鼓舞作興之機孰有先於南畿之地哉今茲廟貌尊嚴學宮侖奐師生講授有地揖讓有階進退唯諾從容於詩書禮樂規矩法度之中夫儀文度數精神心術之所寓也爾諸士曷亦循名而求實由外而反中履之身而身修推之家而家齊使凡民有所興起每濟濟收多士之效將見天下之爲學校者亦皆興慕夫然後吳公與陳君建學興教之意爲不虛也矣不然直美觀耳于身心家國乎何有吳公名鉞字宿威陳君名憲字伯度法當附書俾後人有考焉

明　景陽

重修儒學記

溧水爲應天屬邑去南京百里而近土沃而民朴自國初迄今宏治中士之登名于鄉者源源也近年來人物凋耗科目頓鮮下同遐僻行道閔焉莫測其故何侯希

賢來蒞茲邑政宣教流行視學宮乃嘆曰實熟者先陽木禾登者先沃壤以其得所附也吾邑密邇京師均被首善試與京城人才絜度差次宜弗甚迥顧頓異若此何居良由吾長邑者弗致循省視彼教事若附贅縣疣漫不知急而於爲教之所几席不設鞠爲園蔬略不動心古云耕而鹵莽則其穫亦鹵莽耘而滅裂則其穫亦滅裂人才弗興端在此矣遂以修學事宜上請巡撫李公提學蕭公巡按王公陳公得允即鳩工市材乃新大成殿兩廡櫺星門戟門乃葺明倫堂二齋諸生號房乃作饌堂名宦鄉賢兩祠百廢具舉觀視一新聖道若增而高士氣若增而揚而溧水邑博方君彥楊君覲徐君璘徵文於予予惟道由器載材由教興區區異端尚知崇飾其廬以張其說而況吾宣尼之宮大政大教咸于是寓可苟焉已乎於是見侯知所重已斯役也興於正德辛巳四月八日訖於癸未四月八日督工則典史陳大綸侯名東萊四川瀘州人

改遷儒學記

明　戚賢

溧水舊宇舊治嘗苦水患往歲戊戌蛟龍騰變蕩然一

壑前令陳子光華度弗可因乃相香山道院高坦軒豁請可當道改遷其上時屬草創止建文廟兩廡戟門公廨陳尋陞去其敬一亭啟聖祠明倫堂以及齋舍門垣等制未備廟貌雖設觀瞻不足教者無固志學者無定習巡撫夏公邦謨侍御閔公煦喬公佑巡省得狀深用惻然慨以公帑檄令完葺未幾謝子以瑣闥抗疏左遷比下車諸生章湖輩徐以是請廼愀然曰是誠在我第民瘼方殷得人共濟可也於是主簿鄭宗武蕭露濡典史譚元吉敦其事教諭劉翦訓導何曇施大本分其任義民蕭連黃岡姚端張兆鶴丁孟華宣其力上下翕然鼓動興起請可當道大興未備未及期年橋門煥然矣

新遷儒學記

明　吳仕詮

溧水學入國朝凡三遷而至今所云學始建與再徙也既徵文於諸鉅公矣三遷而至今所未有紀其事者予初視篆中山索碑碣於學宮不得悵然揖諸生而問故諸生語予曰學遷於曾侯暨周侯距今十六禩耳曾侯之令吾土也先是乙卯島酋內侵將蹂躪瀕上侯至築城以障吾溧而故儒學在今京兆館左地頗湫隘侯曰

不可內徙乎遂詹地今所拓基掄材視舊制穹且壯焉亡何侯以擢去周侯代至下車日首問聖學斤斤焉喜前侯之鼎新而已獲畢力也旦暮至文書暇即往營之踰年而學甫成周侯又報擢矣是役也一切繕治咸請於上官以贖緡充之不足則以鼓邑中之饒而好義者各輸貲有差蓋絲髮無病於民而廟貌冠羣邑焉皆兩侯力也兩侯以亟舉又亟擢也故不及記以去惟侯圖之予既聞諸生狀慨然思所以不朽兩侯者而未暇也丁丑予入覲歸周視學舍多所頹圮學之陽爲居民廬譚堪輿者謂當樹巍牆以偉前觀度費不貲諸生難之予曰此有司事也會歲饉不敢捐費于公乃捐已祿鳩工伐石歷五月而就其他垣堵楹廡仆者立之腐者新之寮友戴君婁君周君共成厥美邑博高君阮君敖君實董率焉工完而諸生乞記於予且曰學之創而成成而復益也蓋至侯而三矣匪言其曷以傳即侯不以居寧毋湮兩侯之澤予謝不敏顧誼不得默晨起盥漱入廟宮東嚮進諸生于庭而告之曰學之建也環八荒而是也爾諸士日衣冠而趨蹌其中抑知溧之學非他學

埒乎抑又知今之學非昔學伍乎昔成周之盛聲教訖四國而菁莪棫樸之化獨于畿甸先之當其時譽髦諸英肩摩闕下者彬彬皆京國產也高皇帝擴清宇內聿新文命宣尼之教揭如日星二百年來固已家詩書而戶絃誦矣而吾溧附在輦轂下其在周猶豐鎬也爾青衿章縫之彥首霑聖化不將思喁喁興起發明經術爲他郡邑立赤幟矣乎竊考邑乘溧自明興蜚聲朝宁者寥寥不多數迨嘉隆之交而士之以明經顯者科不乏人詢之薦紳先生則曰吾鄉近多嚮學操觚而業鉛槧者視疇曩倍之矣豈其川嶽之氣初猶鬱然而今始駸駸炳發其靈歟蓋茲以觀國家以文教風天下當自爾溧始溧以文獻雄一方又自今之學始爾諸士熏陶于斯誦讀于斯尚其爭相砥礪他日和鳴於朝以揚天子作人之盛庶幾兩侯之嘉會永永勿諼而予亦藉有餘寵哉諸生唯唯而前曰羣小子不敏謹識之請以侯言書而勒之石

重修儒學尚義記

明　徐必達

今上紀萬歷之二十七年溧水學重修竣紀其事俾士

忘後人亦既有宛陵徐司馬之章矣復有尚義記者何記重修溧水學而溧水之鄉先生士若民相勉以義相捐以鏹相助以成者也按溧水學自國初至今凡三徙徙於茲土則嘉靖庚申前令曾震之爲也徙三十九年而必達以萬歷戊戌至隆者撓翼者折欹圮者仆且崩四壁不蔽風雨往來利揵者蕩然道焉芻者芻牧者探九槨蒲之奸且穴其中爲蠆必達喟然曰事孰有急此者乎夫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士者上之所貴而教者上之所先也今所藉祭菜者趨庭者駿奔奏者頹壞若斯士於何依教於何施而民於何則會學使者懷雲陳公從溧水令起家念茲學至亟也必達乃謀留權契二百七十八緡益以帑羨二百七十八緡以請於陳公於兩臺咸報可庀材鳩工舉有日矣諸博士弟子更端進曰君侯亦知易乎凡物弊之極也革爲改革必受之以鼎革而不鼎旋且復革君侯值鼎革之會其毋滋革以貽後來矣且學勢抱震而處廬廬峯經其前其象雷雲從龍風從虎此雷義也學必高與廬峙兆在多士宜有風雲之應夫革而鼎鼎而又受之以震

惟君侯圖之必達曰諸生議是茅創鉅則舉贏舉贏而時詘奈何諸生曰是無煩君侯吾邑故高皇帝首善地其民皆有陶朱卜式之風患莫倡之而莫聽之君侯幸倡矣其益聽之可不日卒業也必達曰是何弗可聽夫民心所欲因而予之政之所期也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是何弗可聽于是鄉先生士若民各歡然捐貲多寡有差共得一百五十八緡屬省祭吳應舉已亥二月首事迄七月告成工中稡材中度塼埴中準繩塗墍中物采繚以周垣固以扃鑰左之由殿而廡而戟門右之由堂而舍而翼門莫不咸與維新陟而望之廬峯隱隱若少微星而又以其羙搆書院於右隙地煌乎信微尚義者之力不及此雖然學宮修矣諸生亦知所以自修乎夫自修者以精白爲基敦朴爲畚周愼爲環堵勵精爲橐鼓猶之乎治宮也爾諸生盲焉升其堂入其室則其高明則快快矣則其廣大則噦噦矣夫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意之所至無遠不通爾諸生得亡加之意乎不然羣居而燕朋居業而中廢未出戶庭而以無分役相稱也即接衽

成名而以富貴爲榮華以相稱也將安聞道而得度哉
今日尚義之所成反爲不義之所敗矣吾滋懼矣

明　顧起元

重修儒學記

溧水之有學也昉于唐武德之祠先師其建而爲學則
宋熙宗之二年知縣事關起始也地在古崇儒坊國初
仍其舊設官蒞焉嘉靖戊戌改建邑中越戊午再徙而
爲今學溧水巖邑也隸應天次京兆之赤縣前志稱其
人文盛楙貢舉爲多自洪永以來應弓旌而升者彬彬
不可勝數惟茲俎豆弦誦之地官師弟子州萃羣處講

肄於其中者垂六十年木石之材久而圮泐丹堊黝
碑垣騫穿榱頹桷騰級夷藩拔至萬歷之甲寅乙卯撓
阯極矣董侯之簪仕而來也首謁學宮低回久之顧謂
博士弟子不一更張懼無以竭虔靈譽髦斯士蠱則
有事是誠在我時勿可亟已日乃孚再閱期月政通人
和惟彼民功罔不勘毖而侯以入覲課上考奉璽書還
所治矣乃大斥俸入力爲繕修博士蔣君協謀請於撫
臺龍溪王公按臺武原駱公學臺豐城徐公咸韙若言
發帑爲助於是峙材鳩工戒期蔵事若殿若廡若堂若

齋辭宬從隆革礪爲成至誠所通神鼓人儛有蘗弗伐
速速子來自秋涉冬舉者彊半適侯以治行異等調繁
晉陵捧檄而東睠言舊履茲後罔堅曷殫厥心後筮定
於前摹衆智開於獨慮洪侯繼之緒成靡替無祿卽世
攝以蔣君蘭心先叶歌魯頌于頖宮琴奏允諧畫文翁
干講室自春秋享祝講舊趨蹌微學可扶流風益遠天
道六十年一周大舉適逢其度豈地符人會固有待而
合耶邑士武焯等戴侯與蔣君之功於斯學者大謂不
可亡紀也差次其事謁余以記余憶宋馬端臨有言古
之吏者德行道藝具爲人師故發號設令無非教也秦
漢以後政教判若兩塗棄詩書禮樂之習而從簿書期
會之規視學宮直芻狗爾頃上深憫士習之渝數詔執
事申飭功令所以糾廸之者甚厚有司或不務推廣德
意一切繩引根批之恒操若束濕薪夫國家以學興士
不以士興學一人抗侯十夫決拾上有一好者下必有
甚焉者矣誠加意其所以養士之地以風勵之夫實有
恒心豈其上貴之若珠璧而甘以瓦礫棄我未之前聞
也俗吏急筐篋刀筆之細不知大體侯與蔣君君之師

之懇懇偲偲以奉其功士游斯息斯出入斯善教得心抑何不瞿然嚮風而敢有斁志昔何武之刺揚州也首建學宮故去後常見思爲漢名臣以今方古何獨不然以章厥伐垂世永永是役也工始于萬歷丙辰之七月二十一日訖于丁巳之十二月初六日董侯名懋中浙江山陰人癸丑進士蔣君名應昌四川成都人洪侯名贊宇福建晉江人丙辰進士他如縣丞楊彩鳳主簿姚時俊典史楊仲鼎訓導羅應唐賈宗祿皆協相厥事樂觀成功者也例得附書之

儒學新建外門記

嘉靖四年　仲秋月　湛若水　祭酒

溧水學遷若干年門久而圮襄陽鳳林王子從善既治溧瞻視學宮乃嘆曰古之學所以養士校民明倫以興化基是故飲射讀法必於斯聽訟獻馘必於斯惟茲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我弗敢知子貢猶稱得門而入者或寡今有門傾圮實惟宗廟百官之累惟尹之羞乃蒞學召諸生造於庭曰嗟爾多士聖人之學得非全其四德以達諸天乎曰唯唯又曰諸生欲居廣居而可以無門

乎曰不可廣居無門則其蔽也泥仁諸生欲行大道而可以無門乎曰不可大道無門則其蔽也泥義諸生欲立正位而無門可乎曰不可正位無門則其蔽也泥禮諸生欲達大觀而無門可乎曰不可大觀無門則其蔽也泥智夫仁義禮智之門其致一也而有二乎哉於是捐財鳩工越月而門成多士之出入是門者念尹之功服尹之訓而民乃作德咸歎曰聖師孔子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今吾等由是而不知道可乎乃造於王子曰昔子貢歎得門之寡群小子不敏敢問先生之語致一不二者何居王子曰諸生莫我徵信幸有甘泉子者方正教原先我以得其門盍往請訓焉甘泉子曰吾何言矣諸生豈不聞夫子之道一以貫之乎是故致一之門也諸生由是而之焉升堂入室以居仁義中正之奧矣是故一德存存衆妙之門

重修儒學記　萬歷己亥　徐元太　尚書宣城人

今天下自辟雍以及郡國雖遐陬僻壤莫不嚴祀先聖先師在三之義通于千古矣夫溧水之爲縣去舊都八十里而近是惟邦域之中斯皇多士生此南國地紀實

然藉第令廟貌不莊、因陋就簡、何以妥靈神而標化始乎、于是檇李徐公來令茲邑、張其弛、振其滯、裨其不給、官常飭也、民瘼起也、吏蠹消也、士訛祛也、文治詳也、而後廩粟陳、而後力征贍、而後百舉時、而後頹民興、而後會計當、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方時東隅氛淨、疆埸之慶息、兵旅之後繼以俎豆、不宜有兩階之干戚、而堂上之折衝哉、且吾夫子訓也、亦所謂廟筭者也、而駿奔之寡容、絃頌之無所孰尸其愆、士者民之率也、儲之以同升諸公者也、此之不急、孰辭其怠緩焉、況皇所先樹者哉于是鳩工命材、緝垣繕宇、工必其緻材必其良、費無闌出、民無作勞、敝者新、瘼者祟、陋者華、覆者植、則遠而望之若魯國之儒一人者立焉、近而謁之若泗濱之教肅也、若歷階于夾谷者、若言志于舞雩者、若弦歌于陳蔡者、若德行聞政而分科者、若爲兩楹之奠也者、諸士于斯時也、若爲閭閭、若爲侃侃、若斷斷然、若斐然而皆有喜色、以心化其化于令公之教、若化于時雨、成德達材之倫、若化于折衝禦武疏附後先之輩、而後知精神之于鼓舞也、鴻大矣、深遠矣、余于是而論教、葢亦有自

來云禹作司空稷司稼穡夷禮夔樂義時益虞皆世承之至契爲司徒敎以人倫勞來匡直放勳有命仲尼其後裔也詎非其延於世者耶然堯卨之敎抵于周衰家自爲說人自爲臆非吾夫子其誰振茲未喪之文使揭日月而行乎則所謂生人以來未有賢於堯舜遠者乎徐公生當文明之域世以經術起家故有自來者而以經術飾吏治良史所稱周南首邑四方是效是則吾惡知有苗之七日格不自徐公始也是當西徼不寧事與時會其尊人雅嘗西營予亦承乏故偶及之公名必達號玄仗壬辰進士余友宗君賢適敎諭學事同訓導張希文趙樹恒請予記之如此銘曰道惟仲尼萬世厥師邑惟溧水四國是儀惟殿及廡神明所棲惟室與寓弦頌所依邦畿千里徐侯至止粵茲頹圮何以殷祀士無觀此先聲奕奕徐侯實章文德夙夜征繕永貽令則後處聚貞敎曷以盡爲新之於我經始經之營之衆聿來成廟貌崇崇道瀍以生朝夕仰瞻風穆而清勃然興者之君子庶以靡忒歷世歷年顧茲珉勒

遷建儒學記

國朝　吳湘皐

溧水縣學宮創於唐武德間屢遷於宋明迄嘉靖之季遷於小西門右東向已五易其地矣今遷於小東門外城隍廟左正南向大成殿潤六楹深七楹高二十七尺有奇兩廡旁翼前蔽戟門中厥以墀築露臺輪參分墀之一廣分墀之二低殿階卩尺餘高於墀五級其唐其陳帶矩佩衡戟門外左列名宦祠右列鄉賢祠鑿池於中亘以石橋繚以石欄闌如露臺式德配天地二坊列於大成門外街東西蜿蜒瓏玲蜷垣肅穆過者瞻仰裴同然後去西爲尊經閣東爲儒學頭門入門三重升階左轉始達於明倫堂堂潤如殿高亞之旁睨其翼若與殿齊勢踞後山故也風歙古木喁于聲與殿角縣鈴相語可聽堂右西折爲學官舍舍北爲清海碑亭基堂之左爲崇聖祠祠南爲射圃藏祭器之庫庖湢之所諸生肄業之齋房莫不具備於殿堂左右登降剞施亦各井井不亂地基木石砥礪甃堊金鐵丹漆匠作共費一萬三千餘金仍剩蠲三千金留築屏牆於秦淮河之南岸未收工暫歇經始於雍正甲寅年十二月庚申乙卯年七月壬子上樑乾隆丁巳年四月丁

卯奉先師神主入廟諸賢以下從知縣蕭君泳教諭于
君偉烈訓導徐君大業縣丞陳君和志典史甘君彪千
總周君必昌率諸生以次行釋菜禮闢基址告神則前
署知縣事方君士賢署典史譚憲也

溧水縣儒學記　吳湘皐

予既紀溧水縣遷建儒學始末於冊使後之覽者
有以見諸生蠲貲倡始黽勉勸事仰承
聖天子興學育才之至意也諸生復請曰經百年廢墜
之事公獨力主而成之矣願於紀事后再乞一言
教我溧人使相砥礪振起以繼先民忠節文章之
盛則公永有造於我邑也遂言曰三代學校制並
隆矣而造士之瀘惟我周獨詳其職統于周官大
司徒以小司徒分任之六鄉自鄉大夫以下則設
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六遂自遂人以下
則設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鄰長之屬各教其所屬
之民于家塾庠序之間又以鄉之致仕大夫士爲
之師範月吉讀法書其任卹孝友攷其德行道藝
三年大比興賢能以獻于王則士未出鄉固已卓

越非凡庸材矣廼論秀升之於學之日又有小成大成中年考校之法大胥諸子又有春秋合舞合聲合射比較德藝進退之法于鄉校又加審然後子孫徐收人材佐理之效而延祚亦獨長于夏商者此也後之人有疑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又謂周公未成之書且夫周禮今用吾夫子蓋嘗學之有郁郁從周之嘆夫豈獨不聞歟我皇上天縱聰明深有窺於三禮源流

詔廷臣纂輯上合

聖祖

世宗御製四經以風勵學官是欲以成周之濟濟者期多士又將以古鄉遂大夫能盡職者責望乎有司聖意深遠矣大凡學者至道之難易與有司化民成俗之難易睹其材與地以爲之候江左自六朝來士不患不文惟患無眞氣眞氣少則俗漸於淫靡俗漸於淫靡則教化難轉溧水容遍金陵其民椎魯其俗儉嗇其士朴率謹愿不逐聲氣猶有先民之

遺風焉苟爲之考鐘鼓於泮宮聚十二鄉之秀俊

宣

九重崇尚經術端本澄源之德意如古鄉大夫之屬倡率之誠而不以爲名書察攷舉之公而不違虐道則小子成人皆與講夫三物之義其於

朝廷之化夫子之道吾知其必有合矣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孟子云事半功倍其我溧水之謂乎爲有司者值此時此地蓋亦深可慶哉吾故惓惓於古者建學造士之義日望之而不敢以隱而不言也爰以是復諸子殷勤之請

明　劉宣

儒學祭器記

溧水畿內大縣也縣之有學創自國初歲久駸壞天順甲申復圮於水時教諭韓和訓導陳安初領學事相與謀諸舊任訓導陳睿曰學宮若此上不足以妥聖靈下不足以育諸生曷圖新之三人者議以克合越明年成化乙酉乃各捐俸爲倡諸生與邑之尚義者皆以其貲來助遂市材鳩工屋之弊者易之基之卑者崇之期月之間禮殿堂廡齋舍庖湢靡不煥然翬飛規模宏麗倍

蓰於往昔矣三人復相與謀曰學宮雖新而祭器未備
往者有事則所司假民間燕器以塞責爾大非所以奉
先聖之道易再圖之適巡撫右副都御史滕公昭按行
至縣首詢學校韓進而述其所以滕乃復勸義民任順
輩出貲若干時縣令燕壽適至乃與縣丞楊海主簿王
誠白玘典史徐明各捐俸相資命義士任華甫許士常
市銅于京師募工于句曲在學範爲簠簋尊彝罍爵籩
豆諸器工未半而膺秩滿韓亦以疾求解任惟安獨領
之已而教諭徐綏訓導郭鉉接踵理任亦各捐俸助之
閱數寒暑始克大備時癸巳秋八月也以丁計者若干
日以費計者白金二百二十兩有奇銅一千七百斤有
奇以成器計六百二十有六事明年安亦將滿去郭君
進諸生而語之曰吾輩宦遊者皆有時而去諸生亦不
久當羽儀天朝而斯器之藏于學宮與天地相爲悠久
歲復一歲安保其不散逸耶曷礱石紀其名目且請記
於大手筆俾後之人知韓陳諸君用心之勤而善守之
不亦韙歟諸生夏宇范祺輩唯唯咸徵文於予予進諸
生而告曰器之設也非以觀美也記不云乎其器可陳

也其義難知也諸君存此器而又能操一念尊聖之心於器之外斯爲善守器矣不然而徒俎豆儀文肅也祭義不旣失乎諸生曰至哉予言茲器與茲言同不朽矣遂書之

儒學義田記

明　黃志達

義田之置吾邑未有也嘉靖丙戌秋湖藩李君以鄉薦捧檄董教溧邑乃謀之寅宋王君彭君及生徒之長而優者計膳夫折銀扣除缺員者之羨餘革因襲之私併積於公三稔餘得若干兩啟允督學劉公章公亦旣置夏成富田傍學宮之左者若干畝矣猶慮租未贍也復白之邑侯高君乃召義民章滙劉岠等申以協力效忠之諭踴躍響應輸納有差三尹童君力任之復置許仲芳田一區坐獨山舖時高君以內艱去童君以陞去二尹王君縣尉湛君相與成李君志云前後計田一百八畝二分地二十三畝三分總而名之曰義田佃之農每稔公賦外計租之入百石有奇積之公廩鑒惟刻意進修病于薪水之供者悉量給以周而列庠者始陰有所濟維時士之感發興起洗磨淬礪以圖報稱者詵詵矣

檄溧水置買學田文

照得本府自二十年前曾令溧水見諸生澤於道誼篤於文章意甚愛之敬之而深媿表率者之無能也即量移以後相勸相規有如一日益士風之厚如此不自意復叨京兆與諸生仍有提調之責則益覩諸生道誼文章日以進矣顧聞斷薤畫粥鑿壁囊螢者不乏誰司教牧實竊恥之今該本府節省公費約得銀三百餘兩合行發買學田以贍貧士為此仰縣官吏即將發到制錢三十五萬三千查收明白即會同本縣師生務揀擇附郭腴田查照時價兩平置買召募忠實佃戶佃種又記得令縣時亦曾置有學田亦即一併查明歸併遞年租穀即葺理高爽倉廒一間上置周士倉扁一面將稻收入其中每于冬月該縣學掌印官親訪貧士姓名批給貧而文行兼修者為上能修行而文或不逮者次之給發之日須本生親詣赴領不許轉展他手致生弊端仍置本府學租簿遞年送府查驗先將買得田地畝數四至賣主姓名文契及租穀數目佃戶姓名刻期報府施行

小學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自五家之上立之塾迎仕之已者爲之師匪直郡邑有養也自能言莫不有教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幼儀誦詩舞象勺十五入大學而教以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自秦罷學賤士漢唐之君豈無有志者更我仁祖而郡有學宮中興已後縣令亦稍增置然四民雜處非復家習人誦入不知奉親敬長之道出不聞從師取友之訓灑掃必無加帚拘袂之儀應對必無負劍辟咡之容進退必無徐行後長之序居無禮行無樂無五御五射之文無六書九數之法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不過聲病得失之習利祿進取之計不但失其學而廢其教不但學者無人而師資亦闕氣習日陋志慮轉薄猶之築室而無其址宜乎子夏區別之言子游以爲末管氏弟子之職內政而外莫能之行卓然自立特其生質之良而以溧水居昇宣間當士教衰男子不背死於朋友女子不爽信於君臣則天倫之美宜無不盡千載之間風流篤厚人物表表夫其無之而時王立制科舉取士千室無能應令者豈

生材薄於古歟寶玉不琢拱把無養故也史公提刑彌鞏爲令注意教養久漸廢壞今令王公下車興崇惟謹首闢西廡建爲小學旋即學西闢地爲宮合於虞庠在西郊之制成童而下聚而教之詩賦屬對隨力所進課試有程教導有師表勸有式絃誦相屬先是公廩五百斛不足贍生徒至是歲輸諸倉月取諸稅猶懼不給會永寧鄉新築之圩租入七十石可以畢小學之功因屬遂記之遂曰小學之于大學爲序不同其道則一大學者因理以明天下之事小學者即事以觀天下之理誠使幼學者用力乎孝弟忠信之行以及乎射御書數之藝及其長也由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而理無不明由正心修身推而至于治國平天下而事無不格自塾庠至于序學教無不成人無不化今顧求工於言語對偶之間其去聖賢塗轍益遠矣王朝以此得人名賢所不廢也士無學師無教疾行先長望于速成豈惟小子之學根於孩提抑耋期稱道其爲大人也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安保其不欺官賣法以爲天子之羞哉小學成始成終之教一言蔽之曰敬此心既無往

而非明德新民之功豈惟士子所當盡力亦長吏所當盡心也公諱儔北海人

書院記

明　徐必達

溧水故有書院嘉靖初前令王從善爲先大司馬齊公泰擾也王公借造士之名寓表忠之實意微哉今上改元詔復大司馬爵郡邑立祠以時祀而書院更爲表忠祠表忠之實章而造士之名盡湮矣嘉與者或借梵宇爲之嵩丘蘭若詎不名普度吾道云何其度于彼也不度于彼又不明先王之道以廬其居誰非編氓夫亦各有寧宇以避燥濕風雨若大之何撫而有之書院廢二十六年而徐必達至既葺學宮行窺右隙地若干畝足爲書院址修廢舉墜俾多士羣萃州處以服其教而度其衷意在茲乎乃卽庀葺學之羨爲之意諦而規擘焉前爲門卽顏之曰書院志實也由門而進左右翼以花屏屏之外各樹以竹取淇澳問學自修之義也游於斯者睹其爽塏窈窕青葱峭蒨之狀而比德焉庶其有君子興乎折而西徑可百武有堂廊如名之曰浩然作士氣也堂左一楹爲庖庖之前樹以班竹由堂歷階而進而

南有軒三楹學使者懷雲陳公名之曰試春堂葢取諸雲龍山下試春衣之詩也軒之後鑿地爲池池植以蓮臨池而軒其上者復三楹名曰鳳池別館從所臨也學宮皆東嚮而臨池之軒獨南嚮右臂枕郭成樓突起刺欄歌聲留綠房紅藥之間不雜塵囂不墮里耳時見琅玕之色映人面目而四壁蕭蕭瑟瑟之聲與夫禽音上下者若唱若和八窗玲瓏清風四面皆至天香冷然襲人即盛夏無暑李太白云別有天地非人間則此軒有焉池環以隄栽桃柳於上倣蘇子瞻西湖隄式也出前軒道右小門委蛇而東有亭翼然名曰玉蓮亭從亭所見也亭無畛域旦而旭夕而月風於春雪於冬亡不擅之天地卷舒雲物往還亡不任之亭之前爲臺臺名釣鰲取諺占鰲之說爲多士期也書院既成必達復爲庀薪俸之羨七十餘緡置義田二十七畝爲課士墨楮資几席釜鬵之需畧備具于是教諭宗君賢訓導張君希文趙君樹恒各奉觴而落之徐必達曰君亦聞宛洛間梁竇崇愷之鉅侈乎彼其銅池金谷絲障錢埒之麗豈

不足吞茲千百今欲求其遺跡於荒煙斷碑而不復可得而惟吾夫子之宮則至今存者何也彼以富貴榮華爲麗者也此以道德爲麗者也以富貴榮華爲麗者彼身獨主之也彼有盡即代彼而主者亦有盡以道德爲麗者吾與天地間人共主之也天地無盡而爲天地之人者亦無盡是舉也其幸有所附而爲麗矣其幸有所主而無盡矣若曰學舍鞠爲草莽而今日之舉遂爲樵叟牧豎之場是其責在遞爲主者吾何與焉三君子曰使君言是是爲記

國朝　凌世御

高平書院記

擇一邑之子弟會于書院而課試之拔其尤者優其廩給使之敬業樂羣相觀而善文治烝烝進乎古矣顧轉移變化權在長吏如其簿書是急筐篋是務憚于圖始教無由興或始基之矣倡而不和聽其頹廢職是二者遂令城闕亡絃誦之聲黌序鮮英俊之彥良可慨也世御承乏溧水屬文教昌明之會思竭力殫慮祇順德意乃進紳士謀所以振起之方僉以立書院爲言爰

允其請廣爲勸諭不期年而輸者踴至有田若干畝銀若干兩新宇立規敦延名宿朔望考校彬彬焉侔于鄒魯顏曰高平書院從其地也考前志溧有兩書院一曰中山明縣令王公從善建祀齊節愍公以當時未荷寬恤之典特借造士之名寓褒忠之意迨後詔許立祠更爲表忠祠而書院之名隱矣萬歷間秀水徐德夫侍郎來令于溧建圖南書院於學宮之右其自記云吾夫子之宮以道德爲麗是舉幸有所附而爲麗亦幸有所主而無盡若學舍鞠爲茂草書院遂爲樵叟芻牧之場其責在遞爲主者其言最深切蓋望後人之隨時振興也

國朝學宮移建今所而書院果先廢問所爲浩然堂試春軒鳳池別館與夫玉蓮釣鰲諸跡久已蕩爲平蕪園丁老圃日夕灌溉其上邑之葱韭盡取焉吁侍郎之言何其驗也夫事難于創既創矣難于因豈獨一書院哉今高平書院又適鄰澤宮世御諱劣于侍郎無能爲役然欲垂永久之志則一也

前規可鑑來哲嬗興後之視今其弗猶今之視昔則幸矣

題名記

明　欒尚約

宣尼有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好名之心君子無之然勇於爲善以免夫下流之名者君子又未嘗不汲汲也君子窮居時講學修德改過遷善恐遺不善之稱於閭里況出而爲仕一有不善將播惡海內是非君子之大可畏者乎故今之仕者小而銓曹總其名以司進退於一時大而史冊書其名以昭勸懲於後世在位者又因其官之內外職之崇卑刻石公署以列仕者之名無非所以明善惡寓感發懲創之意於中也溧邑題名久廢約懼其久而失眞也乃勒石備名于上邑令自鄧公鑑而後丞自呂子秀山而後簿自柯子原立而後尉自姜子渭而後幾一百四十人刻成約讀而嘆之夫仕茲土者皆良吏也則名之書於此者爲可幸未必皆良吏也則名之書於此者爲不幸是故有惠政以及民溧人將指而稱之曰某也及某此我之父母也有虐政以殃民溧人將指而訾之曰某也及某此我之仇讐也夫撫

之父母虐之仇讐則列名於石者不若名於百姓之心寄石以傳不朽者不若頌之於口碑之者之無窮也善者以是石而善益著不善者以是石而惡益彰是刻之有裨於今之仕者不淺矣約竊祿無似補過不暇夙夜驚憂恐爲百姓所仇約不足責也後之仕於斯者知某之賢而求其同某之不賢而求其異後先相望以永終譽深之民何幸有此刻也不然約之罪過益增於立石之後是則約之所畏也

鼓樓記

宋　劉　宰

紹定庚寅深水縣鼓樓成樓之屋五崇五十有二尺廣加三十有八深減二十有二繚以餘屋而風雨不侵翼以兩廡而登降有地經始於歲之首訖工於九月既望費以錢計八百萬有奇鼓以頒政令而觀聽聿新鼓以戒昏旦而興居有節又棟宇之高明丹堊之炳煥使人望之而慢易之心消敬畏之心起蓋不俟單辭之陳兩造之備而不言之教不令之威已行民咸用休哉其年冬大夫具爲書介邑之士江君遂良來求余文以記余惟大夫當世文人余辭鄙不足進則請屬能者明年秋

遂良復以大夫書來曰代更有期又閱月行矣子其無辭余惟溧水自隋開皇置邑中間遷徙不時斷自我朱開寶以下亦已垂三百年矣而是樓不作謂邑之匱而不給于力歟則圃環其後堂峙其偏昔固有用其餘力者矣謂事之殷而執事之不閒歟則從容觴咏流入筦絃昔固有休其餘閒者矣而是樓不作何也人惟一心心無二用故用之於公則公家之事雖耳目所不接知無不爲用之於私則所急者燕閒之適耳遊觀之娛耳於是樓何有哉且余於大夫無一日雅而聞其在太學也寧逡巡退處不敢以藝成而與衆偕升其在選謫也寧恪循考任不敢援他比而躐等希進捨近匈而爲此來其志蓋有足尚者故樓其來也明足以察而下不欺勤足以率而下不怠廉足以律人而下不敢容其私銖積寸累以至於是問木之自則市之官與旁縣而民不知問竹石芃蘙與他物之自則市之民各以其直而民不病問財用之自則取之積累之贏如前所云而民不擾則君之爲與今之從政者大有逕庭矣宜乎其爲人所不能爲而使數百年之墜典作始於今也昔孔子之作

春秋常事不書始事則書之邑之事孰大於是樓者書其始以示方來合於春秋之法余故不復牢辭先是邑之正堂將覆君至未幾即撤而新之嘗自爲文以記故不書若夫清霜戒曉爽氣澄秋樓迥天高一目千里憑欄西望弔吳楚之爭游目左施感羊左之義僧居駭先聖之遺蹟仙壇想逸士之餘風必有能援筆而賦者余以謂大夫之作是樓也惟以備男邦之制非以爲燕息遊觀之地故不敢效尤然得以骫骳之文綴名勒石與是樓之傳顧不榮歟遂艮曰然則書以畀

重修譙樓碑記

明　蕭　通

溧水爲應天之屬邑密邇京畿跨溧陽太平句容之境使客之往來庶務之叢脞加以連歲饑饉民窘於衣食故邑之事曠弛因循弗及興舉者非前令不加之意蓋勢有所不能力有所不逮也予宰溧水之明年是爲天順丁丑歲大稔民困稍甦政暇環視邑之廨宇率朽腐傾圮而譙樓尤甚予深憂之顧謂僚屬曰樵樓之設所以棲鼓角而司更漏警昏曉而禁盜賊其關於治道重且切焉今若此則祁寒暑雨典守者無以自蔽其不至

違時失度以予爲丑以夜半爲昧爽者幾希夫更鼓之
明否政治之得失繫焉吾屬其可怠緩而弗治耶於是
同寅貳尹白君琛判簿郭君景馬君聰幕賓姚君伯良
掌教楊君澄司訓周君珣陳君載宏僉以予言爲然而
協謀焉時邑之富民有好義而燭予意者咸曰此吾邑
事吾民所當理也況歲稔農隙而時有可爲烏可以貽
上之累哉遂各捐貲以興事廼擇耆民之賢者總其出
納卽日鳩工市材撤其舊而新之不數月而棟宇翬翼
規模侖奐實稱具瞻既竣事咸請書其顛末以示將來
予惟人心未嘗不嚮義特上之人道之何如耳苟事出
於公當於理則人未有不樂從而速成之焉傳曰未有
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其
是之謂歟予雖不能仁其民而亦不忍虐其民故是舉
也不驅迫以形勢不妄費於公私而其爲之也如一人
成之也如一日信乎事之出於公當於理而人心之嚮
乎義也樓之制高四尋廣六尋有奇深如高之數前後
覆以板兩旁甃以磚石其下仍舊實以土石而虛其中
以爲出入之道由是鐘鼓有位典守者各有所止經始

於是年冬十月二十四日落成於次年三月二十八日
董其事而助以貲者具載碑陰嗟乎物之興廢相承自
然之理也吾屬當斯樓廢墜之餘幸因其時資其民以
成之矣繼此而來者與我同志遇有所損壞輒修葺之
則庶乎其可以傳於永久云

新修縣堂記

明　吳仕詮

邑署建於國初洪武時歲久日圮先是守土之官亡論
量移諸君子卽受初命至者往往未及報最輒擢去今
天子用銓臣議郡二千石以下胥令久任不穀謬以綿
薄承匱瀕上戊寅秋葢三年奇矣署圮益甚間者晦冥
之辰雨淫淫自棟下堂之後爲中堂三楹最後爲五楹
皆不障風雨守署者若露寢然不穀顧謂二三僚友曰
國猶家也千金之子猶思固垣屋以永世業吾忍以蘧
廬視官舍哉乃趣工曹掾召匠氏計之掾詰曰木敗矣
曷革故而新曰可則又請曰度費且鉅藏緡有待支者
乞以文請之曰否則又請曰審如侯旨費將安圖余曰
曩者繕學甕城之役吾力任之今豈以治室故損公家
金耶乃捐俸聚材詹期鳩役諸凡經畫以一掾領其事

而不穀時爲稽覈焉大都以腐易者什三以固存者什七凡三歷朔而竣事佐幕諸君既樂觀厥成僉曰是役也於公無汰於民無漁舉百年廢墜而一朝改觀焉實惟長大夫之力不穀愧謝曰諸君毋歸美於私也修治固有司事曩者諸君子豈無意哉時靳之耳不穀尸曠三載當事者宜以下考論黜乃請於當宁勉使報塞而今而往凡考績以後日月君所留也既廩君所予也時有餘日廩有餘賜用是畢力茲役補前修之不逮藉令未久而驟易之吾於堂猶傳舍耳何有於今日諸君識之語竟客有服山人服者謁不穀于庭而言曰大夫開新署以華邑觀盍一言以揚盛美不穀荅山人語如前旨山人曰言止此乎不穀曰嘻語有之騏驥之步疲於千里憚遠也昔宣尼詔仲由氏無倦之外無費詞不穀從政久而積戾深願益勵改圖與民更始若斯堂徹而復新庶幾藉手以報君寵哉山人曰大夫辭勞於已原惠于君保譽於終一言而三善兼之矣請筆之爲座右最更以最來者不穀敬諾

新建縣堂記

國朝　李蔚

粤攷古天子布政厥維明堂其制甚都豈以崇鉅麗統體攸係云爾下此牧伯令長代天子分治下國亦必於堂焉是崇所以敬宣天子之政教弗可苟也矧俗非黃虞難遵茅土戔戔翼翼堂之皇之而後觀聽由之肅德義由之生不然則上慢慢則陵不然則下易易則玩惟陵與玩不可以政故上之臨下下之奉上均弗可苟也吾溧水雖彈丸邑昔爲畿輔號曰神皐亦有

天子之命吏莅而撫之容襄處哉邑之有堂自昔然矣國家初定江南舊令解綬去新受事者以吾民之淳慤四境貼然一意拊摩防禦不設遂爲外寇所乘堂宇蕩然燼於一炬自是莅事者率坐瓦礫間翳以葦簿吏閱三君弗遑興作也順治癸巳大梁閔侯來宰吾邑質仁祖儉懷古濟時望之肅如就之煥如不旬日振其條綱大飭細釐百廢用興工曹掾因以新堂之役請侯曰弗可夫堂者出政之地非制政之本也今百室未寧流氓未復不獲庇人自庇何速歟閱數時既勞既來室家溱溱田者田

廬者廬澤鴻無噭爰返其居掾復以請侯曰弗可
賦僅及額府無羨積費將焉出勢苟可爲前之人
寧簡陋自安而俟諸今日吾非旅視官而籧視堂
也懼爲公私耗耳且衆志未孚縱事非不度民其
力而謁諸上民有診侯則躬而額諸神易戚而愉
轉枯而腴私庾既盈公賦悉登侯于民賦之先入
者設賞格以示勸以核以醴民廼咸喜顧拜讓於
荒基敗礎間實咸弗懌退而詢曰斯堂何弗治掾
言侯重煩百姓故民益感之因與父老共議曰吾
民莫不室家完好而父母吾民者獨風雨之不庇
實邑之羞且重吾民之不德也曩之不治非故吝
之詘于時耳今侯加惠吾民飫之燠之亭之藉之
民之受賜實溥且隆視此錙銖敢爲侯愛抑顧非
云捐損也今侯爲政若兌漕糈若代辦解顏料諸
項較之已往計歲省民金粟殆以萬數今之役出
之民猶取之公云爾於是邑之縉紳士庶旅進以
請侯固遜弗聽衆度侯之不忍以私科病民也廼

申請於上臺上樂民之好義且嘉侯之能得衆也
允行之侯廼聽於是斬陽伐陰爰陶爰埴材用畢
集龜辰鳩工鼛鼓弗聲百役奮興登登杵之坎坎
斧之是繩是削既丹既堊址故規新業業崇崇自
堂而廡而廨而庫悉以次就不煩公帑不假勸督
用民懽心遂告成事始於仲夏秋而落之於是臨
撫有位登降有階黎覲有儀上不褻其居下益作
其敬春陽熙熙斯堂敷之膏雨祈祈斯堂沛之侯
之德與堂俱有永哉然相繼而居此堂者嗣我侯
勤宣之德不可忘我侯作新之功邑人曰是不可
無記屬余筆焉余以侯之惠政磬石難銘茲不具
紀紀考堂之初末云爾侯諱派魯字伯宗河南祥
符人

重修溧水縣石城記　國朝　謝文運

溧城築於前朝嘉靖戊午距今百十八年矣風雨
之剝蝕人畜之蹂踐向之堅者轉而瑕矗者轉而
圮闢者轉而廉固者轉而隙今且瑕者隳矣圮者
崩矣廉者刓矣隙者爲窪爲隧矣先是吏茲土者

亦亟議修築顧念費不貲憚征繕其甚者道旁撓之議旋中格嗣是又或以蘧廬視斯城任滿輒代去遂使域民保衆之圍鞠爲荆榛茂草之垣於戲王公設險以守聖經是炳苫城惡而衆潰往轍可鑒矧金陵稱神皐奥壤而溧爲之南蔽若西若南界連宣歙若東若北密邇京口姑蘇諸郡其間三湖浩淼則潢池易弄崇山綿亘又伏莽堪虞然則溧之屏翰金陵如此綰轂諸郡如此湖山阻險如此城烏可陋而無備哉今

上御極之十有二年邑侯廣寧劉公奉簡命蒞茲土甫下車登埤而視卽慨焉議修築毋乃爲國家固疆土爲斯民謀扞掫歟顧以德澤未孚不敢驟用其民於是課農問桑布信昭惠勤恤民隱而嗅咻之歲甲寅溧有年九月杪場功畢侯知溧民之可用且以佚道使知民必不我憾遂條上斯城便宜奏記當道報可而役始興度費鎰若干侯捐俸以倡又多方鼓勵里甲嚮義者烝烝響應會郡太守孫公尤器異侯以斯爲時務之切要亦捐俸

五十金亟成侯志故公家絲粟無所耗乃集僚佐
計徒庸具版築給糗糧飭陶埴程畚鍤厚塗堊增
易守堞三冬畢而工竣十之五三之日于耜舉趾
民復在野其執役者率坊廂不力農之民以故穡
事無妨民不告勞至協贊董勸稽覆勤惰則少尹
臨汾張公幕尉大興丁公之力居多肇始於甲寅
秋季役竣於乙卯九月向之隳者崩者刓者窪者
隧者今且崇墉言言矣侯曰是不可無以記之而
以筆札之役屬文運窘見方隅之大有都會有郡
有州有邑城或數百雉或數十雉星羅碁布無非
用以銷未萌弭不逞也邇者
國家奮揚威武以征不諫賴有師武臣以戮力行間
尤賴有百爾長吏以捍衛民社使得盡如侯者綢
繆未雨俾保聚有賴脫有意外虞豈復至倉猝補
苴貽封疆羞哉且使繼侯者盡如侯戒飭更卒禁
止牛羊諸畜俾勿摧毀即有頹敝旋事修葺如水
塞之於涓涓如木絕之於芽蘖豈復至用力費貲
之艱如今日者哉非侯悉心經畫鮮不至以衛民

者厲民矣是役也侯有四美焉用民之和一也乘時之稔二也因農之隙三也不費公帑不竭民貲四也春秋於用民力非時且義必書以示譏今是役匪等臺榭遊觀侈娛耳目義也準龍見火見之期時也使聖人在今日必詞煩不殺大書特書以深示予之意矣予故承命而備述之以示後人

侯諱登科號俊升奉天廣寧人

明　豐　坊

演武場記

往北盜履江殲艦卒幸天敗邇歲江盜戕守將以颶溺聞南兵之剿也久溧水實畿輔武不可惕廼王子蒞斯土痍平陋滌役均罰矜貪裕教興民大悅政且禮矣王子曰我其武哉相故閱場違邑五里道隘輿馬謀遷之告都御史御史僉曰宜城東餘百武故迎春館存郤地可十八畝闢爲場胸負巒流翳以萬柳乃堂焉臺焉坊焉甲申秋七月肇功迄九月斥公緡僅三百六十鍰著令邑民爲兵者百有四人耄羸居半王子簡之惟精射者二十有二人擊者視射者奇二人刺者視擊者礮者四人金鼓者十有六人子月再閱之貫革斷屍糜石進

退以節賞誅不用命者於是貔貅赴趍改觀矣校官楊氏曰夫子之斯閱也匪直利斯邑也夫南之弗兵性焉耳矣夫子俾知方且勇也設弄兵捍之樹大勛必溧水它邦其志修武曷師其必師溧水是兵振一邑而南舉依夫王子爲幟于溧水矣祖考鎮國將軍忠殁北庭妣夫人煢煢矢志至於茲忠節聞天下考榮祿公戡狄醜鋒苗頑鞅欽明盪楚蠭烈耀北南簡知先朝予宏學篤行舉于鄉例計偕子覽于時弗往須化之張則出而蒞茲邑義昭以世其斯風厥氓矣施於有政先文事文昭乃修武克循厥緒子末云乎哉吾聞之德者本也政者末也政而匪本厥化胡神德而匪末罔宜于俗故君子明心以學修身以禮敷政以誠發令以信道民以方利用以器宏軌毛緒弗蹙弗疎其斯蠻吻於理矣非本之躬文致紆諭民動而跼蹐畔岸斯吏其僨王子其勉夫楊氏曰唯唯請詩之詩曰云乎

禁三湖開河劄

宋　張維

退以節賞誅不用命者於是貔貅赳赳敔觀矣校官楊氏曰夫子之斯閱也匪直利斯邑也夫南之弗兵性焉耳矣夫子俾知方且勇也設弄兵捍之樹大勛必溧水它邦其志修武曷師其必師溧水是兵振一邑而南舉賴之故曰夫子利畿輔實大西郭先生曰俞哉抑未也已夫戰必視幟幟東東也幟西西也前却圍擊唯幟焉依夫王子爲幟于溧水矣祖考鎮國將軍忠歿北庭妣夫人煢煢矢志至於茲忠節聞天下考榮祿公戡狄醜鋒苗頑鞅欽明盪楚蠭烈耀北南簡知先朝子宏學篤行舉于鄉例計偕子覽于時弗往須化之張則出而蒞茲邑義昭以世其斯風厥氓矣施於有政先文事文昭乃修武克循厥緒子末云乎哉吾聞之德者本也政者末也政而匪本厥化胡神德而匪末罔宜于俗故君子明心以學修身以禮敷政以誠發令以信道民以方利用以器宏軌毛緒弗蹙弗疎其斯繹吻於理矣非本之躬文敦紓誦民動而踶跂畔斯吏其僨王子其勉夫楊氏曰唯唯請詩之詩曰云乎

禁三湖開河劄

宋　張維

竊謂堯之時洪水泛濫而三江不入於海其勢必乘虛而橫流今之五堰河正其虛處也以去年之水高四尺而漫過分水堰　堯之水橫流而過此地當不止四尺決不復有也如去年之水間亦有　與浙均有雨切意　以不底定者蓋自於此耳以是觀之古開鑿此河而設爲五堰者其慮遠矣夫堯　後世水則固城湖雖漲亦不能奔　蓋蘇常水盛則外水自不能入如去年之水是也惟是蘇常無雨水而上江南獨多當此之時大江泛濫遏湖流則其勢必奔五堰而

蘇常始受其害矣維竊籌度若開此河委非經久利便乞從朝廷詳酌而行

溧水縣禁革里長最爲民病思與邑中好義諸君子一掃除之是年冬遂周諏而斷行焉其法以命蒞茲土問所苦知里長序　國朝　趙向奎

溧邑山陬僻壤水陸之交焉者寡其風醇茂樸蔌而矜節歲壬寅余奉

滾單滾花戶不用催頭計民歲省雜費不下二萬金而以所撙節輸正供故民亦勸於趨事而抗欠

者無之時頗以爲便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患無協心戮力之人方建議時一時不便者羣起而咻出百計以撓之若侵漁之胥吏與奸滑之橫豪萬喙喧騰唱爲百年積習旋革旋復牢不可破之成法以搖惑愚民卒之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不可誣也賴諸君子佐余推挽其間而其議遂定此足以見天下事無不可爲而鄉邑間亦可以概其凡矣今年春奉檄攝江篆再轉而出宰嘉定溧之士民闔戶攀援緣道悲泣余重愧其意念所以終始之者不事更端焉爰命革除凡例鐫諸石勒諸書以俟後之君子嗟乎瘠土貧民何堪在事者益厲之也是爲序

國朝　李作楫

捐賑題名碑記

康熙九年夏溧水大水明年秋又旱是冬將饑予念民之嗷嗷者載道也乃率僚屬出俸錢倡賑饘粥而邑自縉紳先生以及士民皆喜從事焉彼此爭捐不日而集在城設給粥之所四在鄉設給粥之所十有二董其事者爲諸生馬采臣者民蕭士經若而人散粥於十一年

正月十日撤粥於四月二十日歷時凡三月有十日計存活三萬三千六百有奇事既成予爲請嘉奬於督撫兩大中丞臺又念不可無以傳之於後也乃更鐫之石夫菑疹流行何世蔑有救荒恤患仁者之心在諸君子以惻怛之情桑梓之誼捐已私錢免人轉死豈其沾沾一日之名者然而有司之鼓勵不可無也惟爲之書其事識其詳俾遠近之人讀是碑者皆欣然有餘羨焉曰此某縉紳某士某鄉耆商氓之所救人於當日而不泯於將來者也則什百年後或不幸而遇歲之菑必有聞而興起者嗚呼是可以風矣

建立煮賑碑記

國朝　周天柱

古云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謂其事甚難而過易集也然事不任難而受過又安復有奇策哉余於乙亥春來宰斯土自愧才德謗劣秋間霪雨傷禾收成歉薄改歲後米價騰貴民苦艱食邑紳士蕭枝馥尹世耋等遂有開廠賑粥之請詢之掾吏交口稱難曰此事不見舉行者數十年矣余應之曰天下事樂於圖成艱於謀始者人之情也覩茲嗷嗷待哺豈忍須臾緩耶爰於二月

初一日集諸紳士於邑廟議舉其事士民踴躍樂捐書簿計得米五百餘石不浹旬而陸續運至余始知其事之未甚難也乃擇地設二廠北在邑廟南在開福寺又遴者民之有信行者相助董理凡就賑之例必使老幼循序男女分行四十餘日並無擁擠雜遝意外之虞而十二鄉紳士亦皆就近議賑各敦任邮然後益知其事本易易耳其始也每晨赴廠目擊鳩形鵠面惻焉心傷不覺墮淚默禱於城隍白府君之前越數日而菜色漸減竊私心自喜以爲於民有功於已無過矣余性情坦直不拘形迹凡議賑來者無不隨時接見亦以集衆謀悉輿情也而慳鄙者或以此爲訾議此似余之過而實非知余之深也夫歲或不登民食爲重籌畫安全是誰之責余所以毅然行之而絶無顧慮者蓋深知救荒之道殆非躭晏安避物議可能別有奇策者也茲當厥事告竣深悉其事之巔末雖曰未易而實非難余不敢居功亦無庸謝過後之君子採風而及其事可以見紳士之惠濟桑梓功非淺鮮而余不敢畏難辭過以創成此舉亦具有苦心也夫

國朝　凌世御

丙申賑粥記

溧邑地高而多山田之依山者十有八偶愆雨澤即慮無禾歲乙未南省書旱溧之收穫更無一二焉世御據實詳請入告既發廩錢以賑恤之矣復念冬春之間不無艱食爰集邑紳士議所以周濟者溧人士素篤桑梓之誼又重以諸大憲之諄命咸樂從事量力捐輸計得如干石設廠二處糜粥而遍給推舉老成練達者經紀其事男女別區老幼異處有不願食於廠者或給以米以錢各惟所便日聚食不下萬餘人無喧嚷雜遝之擾飽飧果腹若里中會食曾無貿貿然來者是誠經理之善也舉行于二月迄于四月日二麥有秋乃止夫從古救荒無善術我溧逢災祲之年途無餓莩室鮮饑人爰處爰居有如樂歲皆都人士之樂善不倦與夫經理之周詳積時之勞瘁均不可沒也爰記其事並列名勒石以垂永久至四鄉好義之士體仕恤而各贍其里之窮黎者另具

別石

明　許用卿

周士倉記

嘉禾少司馬徐公令溧水來歌何暮去咏甘棠若畏壘之庚桑尸而祝者蓋十萬戶云家居久復召用爲大京兆爲溧民奏折歲漕垂賴百世士民無貧富咸食其賜已又加惠士類捐俸置田若干歲得穀百石以贍士之貧不能自給者余始蒞任偕邑丞王君履畝核稅因諸士以建倉儲而難其地且慮典守不戒鼠雀爲憂從邑侯共相度得明倫堂左齋一楹重葺而甃之歲貯穀其中量士之貧者不時給散立循環二簿上之府以備稽查其學官司筦鑰吏書掌案牘而已秋毫無所與著爲則余惟子產爲衆人之母惟是殖田疇教子弟遂與誰嗣之歌今徐公去溧二十餘年矣猶惓惓顧復士民不置歲省漕米以蘇息窮民尤令貧士好于而家倣古既富方穀遺意其殖其教不已備乎然則爲溧之民而坐糜餘糈以滋游惰而長呰窳之風則爲不祥之民若士尤民之表也有不志學厲行卓然自樹以襲明睨即一粒難消其與蚩蚩齊民飽食而忘所自者恥更甚焉伐

檀之誚隨之余爲爾諸士惕已

明　方　彦

預備倉記

倉頒圮若干年鳳林先生宰溧水事撤敝覆而重新之立知榮軒以居主者而後積貯可以寄命又於崇賢郤村洪藍各立社倉以便供輸以救困乏斂散如紫陽先生法數倉立民甚便之如釋重負積穀萬餘視所受多寡盈縮焉先生此舉功先後不一皆不四三朔告成不虧官不損民皆先生朝暮區畫從事民人有不知其功之舉者其憂國愛民之心可想也功成予作而賀曰昔人謂喪禮經界見孟子之學論其大者蓋學問功深則所得不淺先生入鳳林山二十餘年抱負不凡故一旦出而應試其運用如此溧水之政不特一倉其處拋荒均糧里修學校設木鐸期年而政總總皆其大者孰非自學問中來耶嗚呼自郡縣天下而後守令之責重令之政之令并以傳諸後人期永永爲法程也

明　許　穀

改建便民新倉記

溧水故廣遠其西南接宣州境地名水陽去縣幾二百里舊建倉此地以貯漕糧每歲兌運因之以其近江也其時地皆邑壤人皆邑民又倉廩完葢蓄貯無虞以故去邑雖遠民未有稱甚不便者逮宏治初以地廣民衆情僞不齊歲征每至逋負建議者乃分其地置高淳縣焉於是水陽遂界在高淳宣州之間壤地既非舊觀而倉兌仍踵往輸民始稱甚不便矣其稱甚不便者有二每歲冬例當輸米于倉始輸則有舟車之費既輸則有看守之勞又糧役主于一家顧僨聽其主張需索遂至無算兼之倉厥久圮貯米尤難米至則先集主家臨兌入倉止應故事轉運耗散甚無窮不便一也交兌之際小民遠離本土獨處異方地鄰凌弱陰肆侵侮衆軍恃強公行恣取縣之長吏以地遠不能卒至即至輒旋無能久處以故小民財力勞費既數倍他邑而欺凌搏擊之害猶有不能免者不便二也往昔長民豈乏賢者目視斯弊安能無動于中顧因循踵襲不能改遷以便民豈其力之不足哉大抵喜安靜而厭變更將全老成之名以免多事之議此豈父母恤民之義乎頃文南賀

侯以科甲名哲來令茲邑下車之始邑人即以前倉不
便於民來言欲侯亟更之侯以蒞任未久經費無措且
遷移事重不可輕舉意頗難之居二年廣求民瘼洞究
物情自里甲均徭田賦學校一應事宜凡有不便于人
者皆叅之衆論種種釐革亦既著有令績矣而民以遷
倉爲言者益急若曰侯之美政何獨少此侯知輿情難
拂在勢事誠不容已乃遷於縣南買民地若干丈平治
而規畫之前豎店房十間左右列倉房四十二間後建
官廳一所繚以墻垣鼎新堅固其店房即召臨倉之民
居之俾供防守之役始工於隆慶丁卯十月七日訖於
戊辰七月念七日材費皆取之邑帑絶無毫髮征擾於
民地名梅梁在石臼湖之濱去縣僅三十里推挽非遙
兌運稱便因名曰便民新倉而向來所稱二弊自此永
息矣功既成邑之父老來郡請予言紀之貞石以垂不
朽余惟易稱通其變使民不倦書謂政有廢興庶言同
則繹古昔聖哲經世宰物豈不欲踵常襲故俾上下相
安於無事哉顧舊貫可仍則長府誠不必改而閟宮宜
修即用民之力詩人乃從而頌之誠見夫可革者不可

因順流更始固民情之所甚欲者也觀侯茲舉始而難之蓋春秋重用民力之義終而毅然行之則卜商氏所謂信而後勞其民者也彼近世好名之士顧有革其所當因而舉其所不必達此則自行胸臆不恤人言徒茲煩擾而無益於民社之故是又烏可與侯並日而道哉侯名賀一桂吉之廬陵人嘉靖乙丑進士侯美政甚都別有紀之者茲紀其一節云

移建便民倉記

明　卜履吉

董侯來治溧水之三年公暇而與其佐周君謀曰夫漕糧司農首計也邑之歲漕京通者折鎰而外雖僅爲粟二萬三千而贏然里賦長率以秋杪受編氓輸稽牽而得授運艘多在春杪則貯而守于湖壖之倉者計以半年淹矣夫兩都與各省會諸庾大都坐重城中取材堅厚抵址高阜專官以守列卒以邏乃猶時有潰損之慮而茲且落落孤村之外彌望汪洋殘冬風雪中賦長戴朽椽以爲命歲小歉則多萑苻之盜提耳驚魂永夜無交睫又歲歲爲夏潦所襄壁柱傾欹不可恃則必遠市巨木櫛比其內費且不貲以故歲應賦長則舉家皇皇

至警視其田而運卒連艘泊湖中時時風起水湧攻擊
聲若雷霆輒相顧無人色且隆寒無所市酒食倚坐悲
歌淒惻不可入耳夫前賢之移倉于是寧非良圖然或
以與湖南較利病迴別而未暇爲軍民規永永也予將
大阜曰洪藍埠高平廣衍風氣龐固居民千家夾之爲
徽宣百貨走集之所周君樂之聞于侯而侯曰善立奏
諸臺皆報可于是里賦長與有田之家一日羣相告以
爲是舉誠就則去隰而原吾永無虞浸有千家協而守
吾永無虞盜垣楹再翔木石具選吾永無虞費今而後
旦持籌而夕安枕何異吾廬而運艘魚貫列埠下恬嬉
無虞諸艱不均仁人之溥利乎哉其人自爲計幸無煩
官帑也則里出金視歲賦二十之一鳩工視里營材視
金首事者與荷畚鍤而操版削者麇至而駢集乃簿周
君且規制爲總門八以列出于墀輸粟者直輓而入致
粟其厥交兌則各以厥次胥令而出粟蓋陰用兵法什
伍之軍民無由溷者歷墀陟崇階有堂俯之翼然扁曰
大有堂後爲樓樓之右爲寢爲湢而其左爲祠以祀後

先君子之有功德于倉庾者外爲長垣垣外兩旁之隙則徹舊倉材裁其可以屋者而爲屋六十有二里賦長食其中無傭僦費去門左十丈許爲城隍廟形家所重奏績最而調毘陵周君亦以奏績最而叅軍保定則旦下臂也役始九月朔蓋四旬而竣事然事甫竣而侯以暮皆且脂轄焉爰具顛終屬予紀其事夫予不佞曩從司馬大夫後而知六師待哺蓋不啻急故折鏘之請侯嘗殷殷焉而卒不能得之諸臺勢固爾也然粟與鏘寧遠甚而願鏘易粟非賦難而長賦難苦倉庾之未便耳今侯惻然一太息才周君而任之乘時藉利因民之利咄嗟而錫兩利之福貽萬全之規嗟乎夫國家正未得侯輩數人耳饗九邊而蘇萬姓寧至掣肘無畫哉侯名懋中字建叔山陰人癸丑進士爲溧令三年他所建監多盛大舉名公卿倏譚而叙述之前所約兌法十章諸臺檄而刻之石周君名書崇德人政聲亦藉甚夫浙之多賢自古記之矣

重修洪藍埠糧廒記　國朝　閔派魯

溧水去省百有餘里溪流潡遶北達秦淮春夏山瀑奔

放則河渚泛溢擊榜蕩槳不礙舟行然止容小艇來往以代商旅遵陸之勞至漕糧運艘必由大江達湖口計程幾一二百里紆道而南始克裝載非秦淮如綫之水可利輓輸也故溧水建倉必于南界逼近石湖而後可濟始則設廒於水陽水陽者石湖之南涯也受兌雖稱稍近而輸糧之戶必絕流前渡舟楫煩勞非祗陽侯叵測慮厄于波臣而湖蘇藏奸崔苻之警更可寒心繼又改建于梅梁是爲新倉口地濱湖而處水次亦便然民居鮮少落落如晨星比屋而處無幾室廬嘗值開兌時官旂領運至止舳艫相接恃勢雄行輸糧之戶每受欺陵前朝軍民交搆幾釀不測之憂于是又議遷洪藍埠埠去邑十有五里由支河達湖瀦撥運差不甚遙里民便之遂受兌于此相沿垂四十年茅歲久不葺行署蕪陋倉舍敝頹蠹雨盲風上漏下濕既慮穿墉之害復深泥爛之虞塗蔽不鞏何以貽安余自癸巳蒞事次年竣兌之後徬徨顧慮思切苞桑即鳩工庀材而董治繕葺之程民力捐俸貲增所不足建所未備圮者使整敝者

使完風雨既除鳥鼠亦祛塘舊更置一倉積貯南糧然
國儲實嘉賴之邑北鄙柘塘倉戶獨據便宜雖報輸糧而積
有名無實往往爲豪强之戶利便之計無所自
貯之米十無二三惟希折鎰以圖私利余稔知前弊遂
撤柘塘倉舍而統積于洪藍俾豪戶利便之計無所自
逞至蠹蝕鼠竊之徒苛求橫索之弊刈鋤必盡湔剔無
餘新厥廒并新厥令昔之侵蝕而饕餮民者今可無
憂矣昔之頹敝而耗損是慮者今可無虞矣民曰室之
鞏侯之力也孚之除侯之惠也安侯既溥澤於前明府
復踵嫩於後而恩施加篤焉德敷功懋情惡能已遂謀
合祀而尸祝之民之志也余滋媿矣

上曾縣主遷學書

明
甘如粲

國家建立學校萃國之子弟於其中固所以養育人材
也然必恭祀夫先聖先賢者表追崇之禮示瞻仰之則
也故齋宇號舍士之所止而門廡殿寢實所以妥安聖
賢之靈豈直爲諸弟子計哉是故思崇先聖先賢則於
學宮不可不置之嚴肅之地不可不宏其壯麗之規今
也僻居城外而且傾圮剝落不治諸生瞻拜之際每每

竦骨動心慄然而不寧思欲一朝爲奠安之計而無奈
何耳夫本邑舊無城池則學宮雖在北隅亦可無分於
中外今懲擾亂之故城池已脩凡公治民廬咸有環堵
之安獨置一學宮於外萬一強寇潛至有焚棟傾垣之
變豈所以安聖賢之靈乎聖賢之靈不安而獨於人無
虞亦豈得不惻然而徒自快耶是故不改遷學宮則建
立之義乖而追崇之意荒矣是意也當亦明公重道崇
本之風心所垂慮固無待於諸生言之而明公當必有
以處之矣雖然前所論者理也以勢言之亦有不容不
改遷者蓋地理之說或以爲可信或以爲不可信二者
若無定論然不必取諸術士之言與人角辨但自古觀
之如洪範之稽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未已也而又謀
及卜筮古公之觀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未已也而又爰
契我龜武王遷鎬亦必以考卜是宅而揆日于虛景山
于京則文公之城楚邱也是數君者或稽之人或稽之
神或上觀乎日或下察乎地而旁觀於山如此孰非欲
得夫地理之善者乎則前所謂不可信者不足據矣或
曰入傑地靈其顯榮發達不係於地而係於人愚則以
為不然

爲在天有命在地有理在人有事三者未嘗不相須也如天命至地理善而人事未修則其過在人使其間有挺然傑出之士而人事已修但不幸遇天之窮值地之阨夫安得而無所歸咎哉若本邑之學由淮南而遷之淮北者非以淮北之地善於淮南也比患洪水之沉溺姑卽其高爽之勢以爲一時苟安之計耳然其出於左者猶有石崗之高聳以爲之翼地經所謂左龍奮迅如舞鶴者是也但西則嫌於水之易瀉也凳石閘以塞其衝而右之輔翼獨此最爲有力地經所謂右虎盤踞而萬壑歛軔者是也今則左之崗石盡斬伐高者變而爲深谷矣右之閘石盡消没壅塞者潰決而蕩然矣夫前此之學本非善也所賴以輔翼者以其有此崗與閘耳今既盡壞之而失其輔翼則學宮子然特立如木僵然譬之人君而無左右輔弼不可以理天下人身而無左右手不可以一日生此理彰彰易曉者縱使其實有是龍實有是虎能變化能搏噬列於左右以爲一方之保障苟遇屠龍暴虎之人破其腦伐其骨而取其髓吾未見其有能生者況崗以土石爲依閘以水石爲衛彼此

相生相息而有脉氣之貫融然後草木生之鳥獸魚鱉居焉以發其生生之靈耳今水與土石既不能相依相衛則脉氣不能貫融而生意息矣何以能生物乎既不能生物又何能爲學宫之輔翼乎或者曰石閘原是人力造作今豈不可復以人力修之乎愚則以爲閘之出於人爲者可以人力修之矣若石崗由自然而生者也今其脉氣已浪亦可以復補之乎矧是閘也竭民之膏疲民之力糜四五千金積三年而後成今縱使其不擾吾民而財有所償功有所屬亦豈能一朝而就耶此又必不可爲者也夫石崗既不可以人力補石閘又不可以蹴然就則學宫之輔翼終不可復而孑然僵立其何以存愚所云勢之不容不改者此也且明公當毀閘築城之時曾與諸生約曰石閘雖不可廢然城完之日當遷學宫入於城內則閘亦可以無用此言昭昭誰其忘之迺今之言與意大不侔於昔者得毋以城事煩民之財力不欲重傷之乎然諸生公擬其費無待千金即今將田租等項區畫已足五六百兩此外大有踴躍奮迅而爭輔恐後者事可立就也萬一不然亦可以成大半

之功俾草創規模日增歲補優優而成未嫌大晚此明公之所不必他慮者也抑或明公三載勤勞之後課最有聲不時飛檄召用方將憂在朝廷而無意於士子乎然明公平日撫育士類恩同山海今者欲舉大事苟不倚明公則他無所望矣如爲諸生開拓端倪雖止覆一簣植一木不必親見其成功然功德之高厚已踰穹蒼而溢滄溟而渠士之佩恩而卸休者將何日忘之乎葢萬世之久覩河洛者思大禹飽稻粱者思后稷皆人情不忍忘本之至理非愚生之佞言也伏望明公樹不拔之基以安聖靈而培士氣庶幾建立追崇之意始盡而人心鼓舞於下矣